



帐篷边的休止符

◎施敏

黄梅雨

◎微冬

我想我还是沉默
看着窗外的你滴滴无声地滑落
你想倾诉的,已氤氲在黄昏的诗行里
可那又怎样
你依然没有浸润天空每一处角落
尽管我已放弃逃脱

我想我还是沉默

任凭你在风中洋洋洒洒辗转婀娜
你曼妙的舞姿宛如花开花落
投射出那一晚离别前的诉说
那一晚,我们偷偷地剥开青春的浆果
在五月里品味出苦涩
却又在六月里感到甜熟
至今,我们彼此还在揣摩什么

春江潮水连海平

◎陈俊

长江从远古走来,逶迤东进,绕狼山折一弯,奔流而下,在圆陀角^①汇入大海。“万里长江由此入海”。这处由江海大平原南通和国际大都市上海隔岸相送的一程,便是长江口。

然而,穿越到2000年前,不用说站在尚未被称作狼山的峰巅,即使西去近200公里在镇江北固山东望,都是横无际崖的茫茫一片。
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”。唐代诗人张若虚是在长江的哪一处滩地“取景”构思《春江花月夜》,历史已无从定论。大概率的场景是,1300年前的某一个春日傍晚,在当时的长江口、抑或是扬州的瓜洲之上,张若虚东眺浩瀚无边、云天空阔的那片所在,一轮明月从平静的海面缓缓升起,洒下银色光芒,由此吟出那“孤篇压全唐”的开篇第一句!张若虚目光所向的这片“江潮连海”“月生海上”的境域,到五代后被称为通州、静海、崇州,清代后被称为南通!

直至秦汉,长江口还在扬州、镇江一带。长江行至此,江面骤广,水流变得从容,泥沙洄旋缓积,堆于江口两侧,海潮合力推涌,沙咀渐成。其时长江口形似一大喇叭口,以内口扬州、镇江一带向东展开,现南通全域除如皋西北一带早已成陆外,余皆缥缈无定于大海之中。

南通实在是“无中生有”的存在!《读史方舆纪要》^②载,海陵县^③以东百里,汉时“有长洲泽,又东有扶海洲,今湮”。扶海洲为最早出现的沙洲,位置相当于现时如东县境,汉时东西长约八十里,南北宽约四十里。东晋时(5世纪)扶海洲与西部扬泰古沙嘴接上,使长江口东北岸线向前延伸至现今如东县的掘港一带,由此开启江海境域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沙洲“大拼图”。

至南北朝,胡豆洲^④浮现,位置在现今南通市崇川及通州区西部一带,《太平寰宇记》^⑤记其大体:



读着不长的雨季抒写的漫长的小说
湿湿黏黏的混合着暧昧的颜色
我不敢确定
下一次的重逢
你我还会在雨中相望吗
那一缕丁香花般的哀愁还会不会
在伞尖滑落



两千年间,长江口由瓜洲、京口一路东移,演绎大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生动画卷!“春江潮水”送走过唐时鉴真与明代郑和从这里出海的船队,“汀上白沙”书写过代代沙民开疆拓土、煮海为盐的沙地故事,“江流宛转”见证过吴越争土、抗击倭寇的水上战事,“月照花林”映衬过平沙落雁、渔火点点的江风海韵。

“汴水流、泗水流,流到瓜洲古渡口”。是长江口繁华了扬州,还是扬州浪漫了长江口,竟使瓜洲、京口成了古韵悠悠的文化符号。骆宾王、李白、白居易、张祜、李煜、王安石、刘禹锡、苏东坡、陆游、杨万里,等等,唐宋有太多的诗人把他们的情感倾注在了古长江口,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!南通“余”生也晚,没赶上这地利和天时。说地利,南来北往的商贾旅人、文人雅士总是会选择便利的地方过江。古长江口瓜洲此处为南北交通咽喉要道,又与大运河交会。而瓜洲以下江海辽阔、苍茫浩渺,自然就不会产生多少“流量”!说天时,唐宋是诗词的高峰,错失即是永远!若不如是,或许南通的许多地名会出现在唐诗宋词中,惊艳千年、传之久远!

现今,“江潮连海”之地早已成富饶桑田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”。只是,再过千年,长江口、江海地,还会有哪些演义呢……

注:

①位于现今长江入海口北侧,由沙洲中的联珠沙堆积而成,是江苏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。

②清初地理著作,为顾祖禹(1631~1692)所撰,前后历时二十年成稿。

③为现今泰州市海陵区旧名。

④这块沙洲《梁书》称壶豆洲,《南史》记胡豆洲,唐代为胡逗洲。

⑤乐史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(976~984),为北宋初期著名地理总志。

说蝉

◎贲义平



今夏特热,连狗狗都整天拉着个舌头转悠寻凉。我宅在书房里与书相伴,突然想起了室外鸣唱的蝉。

清晨,鸡刚打鸣,蝉就凑上了热闹。阳光越烈,蝉鸣越高,声浪与热浪相融,此起彼伏,把暑气烘得愈发浓厚,层叠交织成火网,罩住了整个世界。

我拉开窗帘,听着从屋后榉树枝叶中飘来的蝉鸣,热烈、奔放、激情、执着……我想,如果没有蝉从东方日出唱到夕阳西下乃至深夜,为夏天造势,为人类歌唱,这夏天能算完整吗?

蝉,俗称“知了”,在如皋叫“叽遛”,土话“假遛”。属于半翅目蝉科,幼虫蛰伏地下,成虫羽化后爬到树上,靠吸食树木汁液生存,雄蝉腹部有音盖和鼓膜,是专门的发音器官,通过腹肌收缩振动鼓膜,发出响亮的鸣叫。雌蝉没有发音功能,但听觉器官非常灵敏。

蝉肉可食用,油炸、烧烤、爆炒,尤其幼虫和刚羽化的肉假遛(成虫)鲜嫩、酥脆且蛋白质含量较高。蝉蜕(壳)可入药,具有疏散风热、利咽开音、明目退翳、退疹止痒等功效。

蝉翅透明,薄如轻纱,极具观赏性。“蜕变浊污中,羽翼便翩好”是苏轼恰如其分的赞美。

少时,嘴馋贪玩,每逢夏天,烈日当空,蝉鸣正浓。我和发小们肩扛竹竿头上绑有齐(小麦)草和竹片扎成的锥体套筒捕蝉器,悄悄站在树下,屏住气息,轻轻举杆,对准蝉迅捷罩去,蝉掉进套筒里扑翅难逃。每次逮上10到20只,回家剪去翅膀放在火上烤熟,剥去外壳,蘸上酱油,味道鲜美。奶奶说,你又黑又瘦,再吃就真成“假遛”了。

现在的孩子,知蝉却不知“假遛”为何物,他们可以奢侈享受爆煎金蝉、干煸知了,却不屑于我们少时的日下捕蝉,他们厌嫌蝉的长鸣,岂知这是雄蝉向雌蝉的执着求爱。

其实,蝉是人类的朋友,农民的知音。所谓“蝉鸣一声,稻熟三分”,农人把蝉鸣当作庄稼物候,是丰收的序曲。而“蝉鸣盛夏引诗情”历来是读书人灵感的起源。没有蝉的参与,哪来辛弃疾笔下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乡野情趣。没有蝉鸣激发,诗人雍陶怎能写出“高树蝉声入晚云,不唯愁我亦愁君,何时各得身无事,每到闻时似不闻”的诗篇。

蝉的一生是大自然写就的传奇。在黑暗的泥土里蛰伏数年,有的要熬十几个春秋才换来短短几十天的光明,它们奋力钻出土壤,在寂静的深夜蜕去旧壳,舒展崭新的翅膀。到晨光初露时,迫不及待放歌声。放歌是它的职责,也是求爱的天性,它要在短暂时日里把所有倾注于夏日阳光。这种默默无闻、甘于寂寞的耐力和韧性,这种关键时刻的强大爆发力,让我想起了宋继高先生“低调练功适时发威”的球体理论。蝉正是把自己卷成小球,长期在泥土中蓄势,不为人知,一旦夏日当空,一鸣惊人骇世,待入秋寒再遁土,重归沉寂于平静。

人生也应如蝉,耐得住寂寞,经得起坎坷。少时寒窗多年功,只为出彩人生歌,初心不改方君子,抱定信念不回头……